

孫尚書內簡尺牘編註卷之七

與蘇守季文

三帖

東坡先生道德文章師表百世雖山頽木

復見禮記檀弓孔子蚤作負手曳杖消搖於門歌曰太山其頽乎梁木其壞乎哲人其萎乎既

安仰梁木其壞哲人其萎則吾將安放夫子始將

病也遂趨而入夫子曰賜爾來何遲也夏后氏殯

於東階之上則猶在阼也殷人殯於兩楹之間則

與賓主夾之也周人殯於西階之上則猶賓之也

而丘殷人也予疇昔之夜夢奠於兩楹之間夫明

王不與而天下其孰能宗予予而遺言翰墨典刑

殆將死也蓋寢疾十日而沒

具存詩大雅有典刑某誦其書想見平生於今

六內簡尺牘編註卷之七

東坡

四十年矣至言妙道固非淺陋所能彷彿而登門

庭望堂奧自謂可以少分萬一於其間公集有荅李文書云

其讀東坡先生之文竟一篇則心目開通秋陽賦所謂如醉而醒如瘖而鳴如痿而起行如還故鄉

初見父兄其樂蓋如此也先生以和陶詩屬黃門云吾將集而錄之以遺後之君子某致力於斯文

五十年矣至是得一言一句輒識其竒趣亦庶幾後之君子之一耶大全百斛明珠

既出紀次雜亂真贗相半某亦自謂獨識真者黃

門之文固竒矣亦不能亂也栾城集黃門之文也公集有大全跋尾云

大全集紀次無倫真贗相參亦有前後集所不載如老蘇水官九日上魏公送僧智師三詩叔黨與

風思子臺二賦亦附見此集余故兩存之東坡詩文雖黃門之作猶不敢亂况餘子乎但此書改本

多誤後人耳目為可惜耳按東坡先生荅張文潛

書云子由之文實勝僕而世俗不知乃以為不如

其為人深不願人知之其文如其人故汪洋淡泊

有一唱三歎之聲而其秀傑之氣終不可沒作黃

樓賦乃稍自振厲若欲以警發憤憤者而或者便

謂僕代作此尤可笑是殆見吾善者機也故唯室

先生云東坡辨黃樓賦非代不圖衰晚乃得見公

子由此所謂欲蓋而彰之也

幸甚過望方竢重誥扣所未喻又屬大暑不能出

昔孔北海寘虎賁漢官典職儀曰虎賁中郎將主虎賁千五百人於座右

尚謂蔡中郎之不亡後漢史孔融傳融性寬容少忘好士喜誘益後進及退閑

職賓客日盈其門常嘆曰坐上客常滿樽中酒不空吾無憂矣與蔡邕素善卒後有虎賁士兒類於

邕融每酒酣引與同坐曰雖無老成人尚有典刑而况傳家衣鉢之所在

乎傳燈錄弘忍大師以法寶及所傳袈裟付六祖
昔達磨初至人未之信故傳衣以明得法今信心
已熟衣乃爭端止於汝身不復傳也至先天二年
八月踰跋而化以十二月十三日入塔有達磨信
衣中宗賜摩訶寶鉢方辯望真道具等主塔侍者
尸之云又古今詩話范魯公嘗舉進士和相疑愛
其程文以自登第舊在十三人謂魯公曰公之詞
業合在甲選覽屈十三人
謝之後果至宰相亦且相
此廟堂添故事登庸衣
鉢亦相傳

藥城三集黃門手自編次固無遺矣東坡後集或
云即劉元忠所集二十卷則容有未盡也奏議制
誥世間所傳初無定本公家集可以一見乎
公集別載

與季文一書云蒙賜書一篋初謂先生遺文之未
刻者揭篋乃西臺澗上之文也拜賜欣感雖未能
細讀其時窺見一斑矣以是推比臨川刻荆公詩
之先生遺文蓋未嘗至公所也
文王荆公文曆本居十之一而錯謬不可讀江左
諸人紀次豫章黃太史文也學者號曰豫章先生欲與一時文宗
方駕並馳而文多於詩三倍皆可惜也杜子美李
太白白樂天之文為庸俗所亂先生嘗太息於此
東坡先生荅劉沔書云李太白韓退之如制誥奏
白樂天詩文皆為庸俗所亂可為太息如制誥奏
議及二集所不載者願季文速出與天下共之不
惟一新學者耳目庶幾不為庸俗所亂亦先生之

志也東坡先生劉沔書云世之畜其詩文者多矣率真偽相半又多為俗子所改竄讀之使人不平然亦不足怪識真者少蓋從古所病也

向來屢獲接奉殊慰宿昔別去公有桐江之後而

某亦省妻母於臨安山中所過輒留抵重午方次

村舍大暑中瘡瘍作厲爬搔次骨見王荆公詩集意緒無

聊酬答書疏自不給故於左右之間缺然伏蒙遺

書累紙開讀汗下東坡先生初登第時以書見梅聖俞論貴賤貧富之樂聖俞持

示文忠公文忠公答云具審秋暑動止勝常某度

暑當卜一歎尚冀面陳

與常守強朝議

某尚未瞻拜遠陳猥懇迫切之扣殊不獲已耳某

有沙田數頃屬晉陵今夏納大麥二十九石而縣

引忽科糴二百三十石驚問其故幹人云十數豪

戶計囑縣胥欲改屯田為稅田與之分受於是六

沙人戶閔然訴於縣庭以為科糴大麥十年矣六

沙係屯田故不預今忽承縣引改作稅田不知承

受甚處指揮如此知縣無以荅第云此是通判意

待新知府來與汝免却比聞乃不然竊恐又呈稟

誤左右之聽所以須至馳告大率縣道徵歛設有
 緩急一時之須邑人固當樂輸而不敢後今為縣
 三年矣無故作備孟子仲尼曰始作備者其無後
 乎為其象人而用之也趙臺鄉
曰備偶人也用之送死仲尼重人類謂秦穆時以
 三良殉本由作備者也大惡其始造故曰此其人
 無後嗣為六沙無窮之害且以某一户止納大麥二
 十九石而科糴二百三十石乃至八倍如何興
 用鞭朴前漢吏刑法志曰薄刑
 用鞭朴注云朴杖也可勝計哉若蒙朝
 議為六沙人戶膏血折其萌芽無令暴吏產禍於
 一方則公之甘棠也

本係屯田無故為吏所誅玉篇音思
 聿切誘也改作稅田既
 無朝旨為人群訴却不自任怨而欲嫁之州郡且
 望朝議詳酌未可遽信其說也幸甚幸甚

所謂沙田者江中漲沙也朝廷以三限錢募人圍
 累耕種其中今日為田明日復墊陷為江不可知
 也故例作屯田入籍今日欲改作稅田為六沙
 之害既無明文乃欲假州郡之勢行之何苦如此
 縣道科斂自有舊籍無恩無怨今欲奪此與彼而
 怨有所歸矣既欲改作語先進篇魯人為長府閔
 子騫曰仍舊貫如之何何

必改苟應條法否縣道自行而令州郡與之任怨
乎今一戶之苗增八倍之糴其勢決無以輸送必
用鞭笞前漢史刑法志曰笞者所以教之也其定
一其竹也末薄半寸皆平其節當以六沙人戶
笞者臂毋得更人畢一罪乃得更人
之多積累數千之後則所用鞭扑前漢史刑法志
曰薄刑用鞭扑
注云扑杖也可勝計哉若蒙朝議為六沙人戶膏血折
其萌芽無令暴吏產禍於一方則公之甘棠也

屬者欵門蒙宴勞送將之禮

毛詩鹿鳴篇既飲食之又實幣帛篚篚以

將其厚意

甚寵舟還便當占叙感悰而書債滿前倚門

待報訓遣遂竟此歲厚枉誨存秬益愧恐即日履

茲歲元

歲旦古謂之三元者以為歲之元日之元時之元也

台候動止萬福

某已返故樓尚冀他日重詒不宣自接餘論前言

往行

易大畜卦云君子以多識前言往行以畜其德 疊疊然如噉蔗

晉顧凱之

食甘蔗從尾至本日漸入佳境已到佳處唯恐盡也第以閉劇具

宜不敢又勤顧接何時從公數日之間陪侍玉璽

塵鹿屬也其尾可為拂子晉王衍王柄塵尾又王
藻長柄璽尾短轅轅車又西陽雜俎璽尾能留紅

色置襦帛中經年傾困倒廩盡發其秘慰此區區
不退以掃地不盡傾困倒廩盡發其秘慰此區區
唐韓文公集谷實存亮書云雖使古之君子積道
而藏德過其光而不耀膠其日而不傳遇足下之
請懇懇猶倒廩傾困羅列而進也又東坡先生與
劉宜翁書云伏料先生知之有素今猶哀之想見
聞此欣然拊掌
盡發其秘也

獲端不獲面致頌言春秋傳云履端於始晉重蒙

高文寵賁易序卦云賁者飾也音閉啓讀三返不惟精深華妙

獨守家法而文從字順皆中律呂非近世之時文

也唐韓文公集南陽樊紹述墓誌銘云惟古於詞

漢迄今用一律寡寡文從字順各識職有欲求之

此其輒復課數語以報珎投回啓具但有刺畫無

鹽之愧晉庾亮謂周顛曰人盛以君方樂

某皇恐馳賜齋釀連日為左右費某飲肴蘇於老

幼之後二十年矣誦語陽秋云歲時有被除不祥

必自幼飲何耶蘇酒亦所以後蘊穰惡而法

鏡手把肴蘇先少年白樂天元日贈劉夢得詩云

後尊自唐以來已如此矣四時月令云進椒酒次

第當從小起而董勛告晉海西令云小者得歲故

先酒賀之老者失歲故更辱大貺輔以善頌其為

欣荷莫喻萬分

與常守徐計議

七帖

衰老不堪兒女之債比客去已恍如醉夢中矣雪

餘台候萬福勝否比客過都迎餞良苦第當脂轄

送將淳于髡曰稀膏棘軸所以為滑也無庸祝之

使生四角也唐陸龜蒙詩云安得一啖不宣

連日苦河魚之厄左傳申叔展語還無社曰有麥

河魚腹疾奈何注曰麥翅鞠窮所以禦濕欲既止

復作尚未脫然久不遣記辱誨問喜愧具審秋暑

台候勝常七夕祈巧於天孫剖瓜插竹兒女紛然

唐柳先生集乞巧文云柳子夜歸自外庭有設祠

者饗餌馨香蔬果交羅插竹垂綉剖瓜大牙且拜

且祈怪而問焉女隸進曰今茲孟秋七夕天女之

孫將嬪於河鼓邀而祠者幸而與之巧駭去蹇拙

無滯於心焉為是禱也以某視之殆求福於木居

士之類邪唐韓文公集題木居士詩云火透波穿

居士便有無不宣

連夕大風雨木拔禾偃書金縢篇秋大孰未穫天

斯接邦屋瓦飛發後漢史光武紀會是何祥也某

有薄田在江上饘粥於是注見揚州適此潮漲聞

已潰圍而入始有卒歲之憂也謾私布之

奉告喜聆連兩台餽勝常四姬酒竟欲遣風雨作
崇遂少留然竟不免踏雨而去田舍荒陋春色所
不到而連夕有一咲之適使君班春之所及也
長老彥端者住湖汝金沙已十年精練有行菜日
符鉢歛飯以給諸瓢公與莫內翰云諸瓢至至而
此帖復云以給諸瓢蓋以僧
童頂為補苴一壞利韓文公集進學解補苴罅漏
胡蘆耳亦垂就近又營一大藏一方翕然捐金錢如響應
鳩材陶瓦且涓日上梁矣聞州帖以疾病遣代此
必有誤左右之聽者公封內百餘剝奉佛齋衆不

營一毫之私惟此公與資聖老尼耳公集載常州
資聖禪院興

造記云按圖經唐成通中所營也距今二百餘年
類垣敗宇旁穿上漏數尼舍其中以刺綉織絳為
衣食業清智大師普曉
既至始改号資聖云如光孝而下皆可取而代

也前漢史項羽傳秦始皇東游梁與籍觀籍
曰彼可取而代也梁掩口曰無妄言族矣湖汝

士大夫以某墳墓所在孰識其人一狀屬以馳告

上丐俯從少慰輿望

道義流聞服膺記中庸篇子曰回之為人也擇乎
中庸得一善則拳拳服膺而弗失

也之已久公方踐高華而某以廢錮待盡於立園趣

舍異路無從一詣望絕塵而瞠若注見一卷
胡樞密帖莫喻

此心小雨遂涼共惟台候萬福審已開藩吏民胥
慶獨有衰老不獲踵下客之後必登此意

某宣和癸卯兩過南都獨被大丞相禮遇之渥具
飯置酒每居客右建炎初又嘗一再見於里第公集

載與丞相徐公帖云道出維陽嘗獲一再見接待音誨便蒙知遇云追懷曩遇俯仰

十五年遂隔幽顯而公適臨此州盛德之後風烈

故存區區欲見之心固已坐馳矣

與揚州榮守

二帖

淮海連帥之重控引百城秦觀揚州集序曰按禹貢曰淮海惟揚州彭蠡

既瀦三江既入震澤底定而周禮職方氏補東

西曰揚州其山鎮曰會稽其澤藪曰具區川曰三

江浸曰五湖則三代以前所謂揚州者北据淮東

南距海江湖之間盡其地自漢以來既置刺史州

於是稱揚州者往往推其刺史所治而已毛詩

旄立衛伯不能脩方伯連率之職又前漢志曰十

國為連異時注見五卷湖謀帥故事春秋僖二十

連有率宋宋如晉告急於是乎蒐于被廬當有秘殿延閣

作三軍謀元帥趙衰曰卻縠可云當有秘殿延閣

之寵前漢劉歆上畧曰武帝廣獻書之路百年之

延閣廣為一時兵民瞻望之華除書想已在途朝

夕以冀也
某蒙垢自屏名迹湮淪故聲問不接於隸人之聽

也前漢武五子傳曰大夫臣士士臣卑卑臣與與臣隸也
屬者注見四卷平**寓書**左傳子產寓書於**率意冒**

陳方極慙懼重塵報貺敦尚一日之雅前漢書谷

注曰雅素也言非素宿之交詞義卓然三復感嘆

沙頭薄田饘粥於是春秋左氏傳第一十正考父

予三數逋客前漢武帝紀諸侯逋貸類師古注曰

之逋今先生借用逋客二字見席卷而去詩栢舟

北山移文云為君謝逋客是也**席卷而去**詩栢舟

心匪席不可卷也又前漢書過秦論曰人牛俱亡

席卷天下又朱買臣傳曰席卷南**曲蒙眷恤申飭吏卒**

東坡先生雪齋詩曰開門不**盡執以歸一方為之疎動自今一飽皆出大惠區**

區注見四卷**空言豈勝占叙萬分**前漢書谷永傳

分顏師古注曰言萬分之一又曰報

塞萬一又張釋之傳曰如有萬分一

與無為趙守按揚無為集序**四帖**

碁客胡源詣鈴下注見十卷**嘗寓一書已省察否**

也忽枉隆教伏審初暑台偃萬福鄉大夫行春後

書崔篆為建新大尹到官不行飛蓋紛然**託後車者十數**

縣門下掾倪敞諫乃強起班春**車孟子曰後車數十乘秉燭而後返濡須過客稀**

少九域志曰同廬州無為軍太平興國三年以廬
州巢縣為鎮建軍治無為縣屬淮南路又吳志
云建安十六年吳文帝孫權始自京口徒治秣陵
十七年初作濡須塢於河西以拒曹操時操以步
兵號四十萬列營出濡須口權以七萬當之十八
年權與操自持於濡須行五六里四作鼓吹而歸
云無迎餞之勞必專此一適也不宣

鈐齋吏退交親慶吊之書部刺史錢穀甲兵之問

訓應無餘日矣而存錄之厚高情妙語支遁詢綽

詢答曰高情遠致弟子早已拊慰三復注現五卷

非寒温之常談區區愧謝不能喻也

春晚繫舟津亭便趨舍下杜詩云舍下筓穿壁審已造朝旋

聞按節江左前漢書子虛賦曰按節未舒願師古

為江右以江左也注曰按節猶弭節也世以江南西路

賈誼傳注解東路為江左也而為公拊髀而喜前漢書馮唐傳云

股骨也音陞賈誼傳注解而不果寓一書衰遲廢禮迨今惕然

寒令侵嚴伏惟台候萬福踐長王燭寶典曰冬至

黃鍾節長故有履長之賀又魏曹宜介朋來之

福抽曰冬至獻履所以迎福踐長也相望一涯第切馳頌

不宣

鍾陵按吳志孫權葬蔣陵今縣東北十五里有鍾山

舊名金山漢末金陵尉蔣子文討賊戰亡靈發於山因立蔣使君祠故號蔣山又輿地圖曰鍾山元

皇渡江之年有紫雲晨見又王謙
之冊陽記曰蔣山其形象龍云
舊國注見四卷

故都江山雄奇天下絕境東坡先生與佛印禪師

廬又九域志曰齊州靈荆州王泉潤州栖霞台

矣部使者風采震疊百城毛詩時邁篇曰薄言震

不勅懼也笈云莫而有方外之樂東坡先生送揚傑

子常奉使登太山絕頂雞一鳴見日出又余嘗以

事過華山重九日飲酒蓮花峯上今乃詔與高

麗僧統過錢塘昔以王事而從方外之一行作吏

樂善哉未曾有也作是詩以送之云豈復有一適

魚鳥心甚樂之一行作吏此事便廢

如公者乎

與鄭大資

名億年字長卿

二十帖

某自亡女逝去老幼更病舍第尤劇幾至委頓比

幸小間又省妻母之喪於餘杭境內兩過姑蘇臺

下注見四卷平壯麗冠絕一時而顯道亦下世侍

望之黯然照然消竟直至曇西州之路

也晉史謝安與謝文暅暨顧謂甥羊曇曰以墅乞

覺至州門左右曰此西門曇悲感以馬榮叩亡女

葬送種種不集遠日屢改擾擾遂竟此歲春中當

有瞻拜之望詩見公集中祭

分賜表勲思春名酒固非田舍翁所宜有南史宋高祖紀

大明中壞上所居陰堂於其處起王燭殿與群臣觀之牀頭有土障壁上掛葛燈籠麻繩拂侍中袁顛盛稱上儉素之德孝武不谷又領海錯五十年獨曰田舍翁得此已為過矣

皆水陸之品屬此時序親客來過樽俎暴富東坡先生

與程全父推官啓云兒子到此抄得唐書一部又借得前漢一部欲抄若了此二書便是窳兒暴富也呵豈但一夫區區欣荷之私

輟賜二漢紀所未見之書也後漢史荀悅字仲豫獻帝好典籍常以班固漢書文繁難省乃令悅依左氏傳體以為漢紀三十篇病中無所為日讀一

編旬日遂竟此書文辭議論有可取誠如所喻者

但方之温公通鑑則不逮矣何如司馬温公約戰國至秦二世如

左氏體為通志八卷以進英宗悅之命公續其書置局秘閣凡十九年而成起周威烈王至五代上下一千二百六十九年載凡二百九十四卷神宗尤重其書以為賢於荀悅漢紀親為製序賜名資治通鑑

冬序已過半司寒者猶未用事而陽已復矣冬至一陽

來復偶記今夏暑雨彌月三伏凄然已而復張可以

鑠金石楚詞招魂云卜日用此占之必不但已便

當塞向注見一卷信以竢也傳聞山陵園寢卜地

於會稽百神朝禹葬遂復見於今日墨子曰禹葬於會稽之山

既葬收餘壤其上龍若參耕之畝公奉詔臨按若進一言用霸陵

故事則不必錮南山之石以為固也前漢史文帝崩遺詔霸陵

山川因其故無有所改以乙巳葬霸陵注云霸陵在長安南地張釋之傳云從行至霸陵上臨厠時

慎夫人從上指視慎夫人新豐道曰此走邨道也使夫人鼓瑟上自倚瑟而歌意悽愴悲懷顧謂

群臣曰嗟乎以此山石為椁用紵絮陳漆其間豈可動哉左右皆曰善釋之前曰使其中有可欲錮

錮南山猶有隙使其中亡可欲錮亡石椁又何成焉文帝稱善又劉向上疏諫延陵制度奢泰亦引

此

自聞大學士之命謂加資政時也即具書字已漫而子虛

所遣介竟不至又為左右所先雖恃寬貸不計此

末度念之跋躅如芒刺之在背前漢史霍光驂乘宣帝若芒刺在背

即日履茲歲端共惟鈞侯萬福徒御暫惕高隱春

晚定卜一見之日

某辭奉歲餘日從事於巫鑿卜祝之間雖寒温之

常談亦不獲致前顧以素性遲鈍不及事亦未嘗

廢禮如此念之蹙然南華真經曰仲尼蹙然曰何謂坐忘注云蹙然驚悚見也

澗東水潦之厄百歲父老以為未嘗有也百戰之

餘幸此小惕而陰沴復爾洛水儼予必有以檻塞

大異窮陋猶未之聞也前漢史谷永曰丞相父子中尚書官官檻塞大異皆

前漢史谷永曰丞相父子中尚書官官檻塞大異皆

督說欺天者也顏師古注曰檻義取檻柙之檻檻猶閑也其字从木

具聞茵鼎之適而不敢數陳竿牘注見一卷以溷

省覽即日新凉共惟鈞候萬福伏審已還舊物注見

六卷常守湯舍人帖以輿論占之召節在淹速之聞耳

李即丞歸安縣名屬湖州代期已至遣婦挾二雛唐杜甫集

徐卿二子歌云二雛者名位豈肯卑微休先還已而得旨揮經界官當

代者更給兩月之俸與新任同結絕廼許去書來

言吳興經界數月簿書如山一旦毀棄不用鼎新

為之決非兩月所能辦而替罷之官無治所無使

令無俸祿不任事實向拘囚竊意元台長至必通

餉問欲乞一言薦達負薪之子史記楚相孫叔敖

我死汝必貧困若往見優孟言我孫叔敖之子也

居數年其窮困負薪逢優孟與言曰我孫叔敖子也

也父且死時為我貧困往見優孟優孟曰若無遠

有所之即為孫叔敖衣冠揄掌談笑歲餘像孫叔

敖楚王及左右不能別也莊王置酒優孟前為壽

王大驚以為孫叔敖復生也欲以為相優孟請歸

與婦計之三日而為相莊王許之三日優孟復來

王曰婦言謂何孟曰婦言慎無為楚相不足為也

如孫叔敖教之為楚相盡忠為廉以治楚楚王得以

霸今死其子無立錐之地貧困負薪以自飲食必

起而為使身貪鄙者餘財不顧恥辱身死家室富

又恐受賂枉法為姦觸大罪身死而家滅貪吏安

可為也念為廉吏奉法守職竟死不敢為非廉吏

內簡尺貫卷七

十五

安可為也楚相孫叔敖持廉至死方今妻子窮困
負薪而食不足為也於是莊王乃召孫叔敖子封
之寢丘四百戶以奉其祀後十世不絕

或蒙哀憐遂得脫去不知如

何濱老已甘心州縣不敢他冀

按公集載與胡尚書帖云過桂林少

留始識李士美丞相諸子數相過甚款第三子名濱老物與程昌禹聯親丞相薨背不如約某議以女子歸之而蒙恩自便遂携以俱四月中已畢結矣沉厚寡言能記問佳公子也屬不獲

已干冒如得一堂除諸司幹官過所望矣否則乞

書抵版曹脫去錮留之患更望詳酌渠公自小官

至大用皆大丞所拔而濱老又以迫切之扣有望

於門下必辱赦其狂也

時序如流歲星更始初欲具一書馳慰顧以寒溫

之常談何補於左右及是拜賜疏慢廢禮不能自

文也論語云小人之過也必文

某不侍坐歲一周矣企踵門墻實勞鑒察即日秋

暑氣候不齊共惟釣佚萬福某衰病日侵百念灰

稿注見六卷與台守曾即中帖

尚能乘牛車造東閣一觀天下

奇士注見二卷楊樞密帖晨夕以冀

某為農十年今復為圃比從舍旁闢地數十畝疏

一溝累土為培塿

左傳曰部塿無松栢說文曰培塿小山號言曰豕秦晉之間

謂培塿風俗通曰培塿者即鼻之類也種竹樹環

之以玩物之變秦故侯召平漢書召音邵種瓜東陵漢

與不肯仕遂客於蕭侯而先物之幾獨見於置衛

之寵前漢史蕭何傳陳絺反上自將至邯鄲而韓信謀反關中呂后用何計誅信上已聞誅信

使使拜丞相為相國益封五千戶令卒五百人一

都尉為相國衛諸君皆賀召平獨吊召平者故秦

東陵侯秦破為布衣貧種瓜長安城東瓜美故世

謂東陵瓜從召平始也平謂何曰禍自此始矣上

暴露於外而君守於大非被矢石之難而益君封

置衛者以今淮陰新反於中有疑君心夫置衛衛

君非以寵君願君讓封勿受悉其他日尚得以蒼

以家私財佐軍何從其計上說

類白髮綴東閣之下陳也

伏蒙存錄之厚貶賜誨飭許臨豈敢望也某歸田

五年未嘗一詣城府後漢史龐公者南郡襄陽人也居峴山之南未嘗入城府

公他日少留吳門里第扁舟出境伏謁門下固無

嫌也

某乘衰作病忽得浮腫於面目手足之間而踈率

少思不計後患輒進瞑眩孟子曰若藥弗瞑眩厥疾不瘳以取一

快病去體而氣索然如憑虛履空不知身世之所

在調護注見五卷逾兩月猶未復其故孫子告別

扶僮占叙一二尚有欲言者更竅一信

某識暗才下仕不知止遂觸嚴譴蒙垢累年其甘

如齋詩谷風篇誰為茶苦其甘如齋無可悔者側聆召節行次里

門拊髀注見本卷趙守帖欲起而衰老多畏屏迹田間竟

不獲一望前塵於道路之側區區此心必蒙炤亮

○不侍燕几歲行兩周懼涉踈慢殆卜一請而暑

中屢屢巾履更蒙殊遇可謂欣榮舟還瘡瘍作於

下體遇暑益甚塊坐一榻久不上狀即日鈞候復

何如三伏之暑敗於苦雨終日淒淒已而復張如

被焚灼彌月猶未衰止所冀慎疾語述而篇子之所慎齊戰疾

以前徵拜

某日佇徵召如望歲矣然一榻危坐門以兩版叢

其間有與晤語者其自為計則善矣當如蒼生何

某度暑欲候門不知尚及一見否也

辭去之明日入吳門見五馬韓文辨證云禮天子六馬左右驂三公九

卿駟馬右駢漢制九卿則中二千石亦右駢太守

有功德者加秩中二千石王成乃有右駢故以五

馬為太守美稱又東方朔外傳郡守駟馬駕車一

馬行春又衛宏輿服志曰諸候駟馬附以一馬又
南史柳景元兄弟五人並為太守時人語曰柳氏
門庭五馬透迤又謝靈運為永嘉太守常以五馬
自隨立五馬
坊五馬亭云縱觀宮室府庫之盛焚蕩之餘追復

舊觀十已七八而姑蘇兩館宏麗絕一時北客處

之當識郡太守體上之人待與國之意亦一助也

前漢史張良傳顧上有所不能致者四人固請必來來以為客時從入朝令上見之則一助也

去門墻未久寒暑一變又復歲窮區區感戀寸陰

可惜晉陶侃曰民生在勤大禹聖人即日冬序晏

溫注見上卷共惟台候萬福某病瘡瘍久而後復

雖云疾病在膚革之間而面墻塊坐憤憤兩時注

前見書郵不繼又以愧恐

蒙示晁文允法藏碎金正奉大夫守禮部尚書充集賢院學士判西京留司

御史臺柱國賜紫金魚袋翰林學士晁迥後終於少傅明退朝錄云謚曰文允亦未見

之書也文允官成名丘宗向佛乘佛氏之經有又

以莊老莊周著書號曰莊子凡三十三篇老儒書

會而為一尤喜向子平富不如貧貴不如賤之說

後漢史向晨字子平河內朝歌人也讀易至損卦喟然歎曰吾已知富不如貧貴不如賤但未知死

生何如耳一卷之中三復其言信乎有得於其間也某

讀之終篇稍識歸宿之處別具稟扣

子虛言如夫人得疾不可救療執事以嘗護衣箠

之故韓文辨證云即官漢置殊不釋然計今悼念

當少衰否若猶未也不若推一念於佛僧升濟幽
冥以資前路若區區刻舟記遺呂氏春秋古人刻
墜水刻舟以求
非徒亡益也僭易皇恐

新刊李學士註

孫尚書內簡尺牘編註卷之七

四月十八日自洋口回夜聞校
畢此卷

孫尚書內簡尺牘編註卷之八

與范大鄉

一作直閣

師厚

一帖

舟次吳門見別乘問安否云師厚昨晚出山中矣

方拊髀悵然

前漢馮唐傳迺
拊髀曰髀音陞

不圖車騎之臨是日

使君置酒夜分而罷晨起對客猶在醉夢中飯已

就卧奴輩不以告

晉書石崇曰
奴輩利餘財

遂不獲拜亟起同

壽朋詣行次而舟楫已東至今以為負也即日伏

惟台候萬福某久闊念欲一望光塵終當具小舟

泊靈巖

吳郡圖經云秀峯寺在靈巖
山寺占故宮之境景物清絕

乘檐輿趨謁

追叅杖屨入天平方丈吳郡圖經云天平寺在吳縣西南大平山下寺建於

寶曆二年白樂天為蘇州刺史之歲求一日之款而去吳郡圖經云

先葬天平山寺之旁賜額曰白雲寺中有文正祠堂云

與朱直閣字既實自號機山閑人四帖

邊虞小定念欲嗣音毛詩子衿篇云縱我不往子寧不嗣音注嗣習也箋云嗣

續也女曾不傳聲問戚以恩責其忘也又不果忽拜使者於門具審

春和壽體萬福燕超春事可以想見先生文集載燕超堂記云

中奉大夫直秘閣華亭朱公著名籍於仕版者五十年四持使者節官至上大夫尊顯三朝而被遇

於太上皇召見賜帶服進職中秘恩賚光寵一時歆豔以為榮年七十上書納祿築堂園中將朝

夕游歌於此堂成肅賓客置酒落之名曰燕超乃貽書徵余文為記又曰公家居海上築室舍旁疏

池沼蒔花竹幅巾杖藜徜徉其中夫婦偕老歲時坐堂上華髮相映子孫滿前腰綬擁笏奉卮酒為

壽吹竹彈絲極歡而罷得老氏所謂燕處超然者然拄杖穿花携壺藉草

誰與共此樂也唐杜甫集中丞嚴公雨中垂寄見憶奉荅絕句云只須伐竹開荒徑

拄杖穿花聽馬嘶又東坡先生浣溪沙云羅幃空飛洛浦塵錦袍不見謫仙人携壺藉草亦天真先

生拈出此對始若天成

痰咳審已痊除海邦詩閔宮遂荒徐宅至於百賈

前漢書王褒傳曰百賈震動顏師古注曰賈謂賈賣之人也言百賈者非一之稱也走集之

地水陸之品日薦匕筯而後堂鍾鼓之樂前漢書田蚡傳

曰前唐又足以供耳目之娛先生文集載燕超堂一詩云海禹納萬艘

羅鍾鼓又足以供耳目之娛區弗百賈黃塵翳白日千騎騰一鼓蚊巢十字

路四頭盡曠土蝸角兩大國一怒有漂杵爭名駭

多盧聚訟紛衆楚昏昏氣成霧濯濯汗浹雨朱公

誤涉世吏隱倚珪組俗綠墮人境心大接天寓塞

芳採蓮舟擷秀藝藥圃山寒石棱秀樹老松髯古

風牽碧蘿卷雨壓翠霧舞寧湏鳥催酤自有花解

語觀魚樂洋洋夢蝶飛栩栩坐令遊俠窟化作仙

佛土高卧水國秋静憩月庭午不假壺公龍上天

有官府按先生超然堂記云某公夫人之勝輪奐之

也憂患率离不獲見十年矣其山林之勝輪奐之

華今不能述也他日造公之堂尚能援筆賦之心

故僕載之於此俾讀是者亦足以想見其處已心

胖體舒記大學篇曰心廣體胖又趙微恙自無安

立處東坡先生答子由問黃蘗長老疾贊云五蘊

無安立處則語簡而意盡殆勝前矣來年慶八

十當奉一觴於賀客之後也

比蒙貶誨謹如所戒不敢留來使草草占報必已

聞即日春寒台候萬福歲月可驚亡姑令人奄終

七供悲慟奈何先生集載中奉大夫直祕閣致佳

弟彥卿之女尚書職方員外郎夷甫之孫以公貴

封令人有賢行年七十一紹興八年十一月辛丑

以疾卒葬于華亭縣之脩竹鄉福全村官山原所

上又曰某視吳國為祖姑公令人之從子也

冀高明照了諸妄勿過戚戚重貽諸郎之憂也生

集載公墓誌曰三子曰寬右從政追助之法不必

郎曰宰右迪功郎曰宗右從事郎

專供佛僧但振抹貧窮洞貫幽顯如響應矣不宣

按共舍人夷堅志湯致遠樞密鎮江金壇人其子

庭直先卒有兩孫隆興二年湯公薨數月後見夢

于長孫曰彼生時無女過死後不落惡趣不須營

功果但邑人多苦飢能發廩振之遠勝作佛事於

吾亦有賴也是夕里人多夢湯至言皆同長孫以

米五百斛與金壇宰使拯飢者米盡又以三百斛

繼之以是推之先生之言信有徵矣又前漢史過

秦論曰天下雲合響應顏師古注嚮讀曰響言如

響之

使臨枉教具審秋高杜少陵詩秋高馬肥健又唐

秋色氣勢台候萬福審聞抗章前漢書楊雄傳曰

兩相高得謝何去之果按先生文集載公

古注曰抗舉也謂上之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三

三

三

三

三

三

三

三

三

三

三

三

三

三

三

三

三

三

三

三

三

三

三

三

三

三

三

追配古人而以衰病不得從賀客贊喜為歎也君書
牙篇云對揚文武之光命追配于前人孔氏注曰
言當答揚文武光明之命君臣各追配于前人之
令名東坡先生答舒煥書云足下文章
之美固已超軼世俗而追配古人矣

與胡寺丞

一帖

自領報貺諸幼更病館鑿彌月嗣音缺然奉告喜

聆溽暑欣佳陶器二種極慰所望既輟囊金唐杜甫集

北征詩云那無囊中金又勤遣騎馳送愧謝不可言舍弟已

飭田楷卓人納金矣方之蕘用事之蕘之賤與瓦

礪等耳南渡之後獨步一時獲價三時此陸玩之

客所以持酒酌柱石而獻箴也陸玩字上理初遷
詣之飲酒瀉柱石祝曰當今乏材以汝為柱石莫傾
人為棟梁玩笑曰得卿良箴敬而佩之嘗嘆曰以我
為三公先人設者以為知言

與張郎中

字文仲

二帖

去違六七年忽枉餽問發書熟視東坡先生唐論

視而走无筆力唐杜甫集贈顧八分文學詩云願

敢誰何詩龍文百道麗又過疇昔記檀弓篇孔子

又東坡先生赤壁賦疇昔之喜聆壽躰勝健為慰

履茲新春伏惟萬福某竄伏丘園易肯卦六五肯

于丘園東帛

追配古人而以衰病不得從賀客贊喜為歎也君書
牙篇云對揚文武之光命追配于前人孔氏注曰
言當答揚文武光明之命君臣各追配于前人之
令名東坡先生答舒煥書云足下文章
之美固已超軼世俗而追配古人矣

與胡寺丞

一帖

自領報貺諸幼更病館鑿彌月嗣音缺然奉告喜

聆溽暑欣佳陶器二種極慰所望既輟囊金唐杜甫集

北征詩云那無囊中金又勤遣騎馳送愧謝不可言舍弟已

飭田植草人納金矣方之鏡甞用事之甞之賤與瓦

礫等耳南渡之後獨步一時獲價三時此陸玩之

客所以持酒酌柱石而獻箴也陸玩字上理初遷
詣之飲酒馮柱祝曰當今乏材以汝為柱石莫傾
人為棟梁玩笑曰得御良箴敬而佩之嘗嘆曰以我
者以為三公先人設

與張郎中 字文仲

二帖

去違六七年忽枉餽問發書熟視東坡先生唐論

視而走无筆力唐杜甫集贈顧八分文學詩云願

敢誰何龍文百道麗又過疇昔記檀弓篇孔子

斛鼎筆力可獨扛賦疇昔之喜聆壽躰勝健為慰

履茲新春伏惟萬福某竄伏丘園于丘園東帛

一笑之適不可喻度也不宣
省書知尚未亨復何故朋來无咎反復其道七日
復来辛如

晦為廟堂宣力

莊子曰楚有龜死三千歲年而不知

能為左右出一言

注見五卷常復何道然文仲回

向佛祖已造三昧

大乘金剛般若經一切前漢書

曰吏在位一百石以上一切秩滿如真顏師古注

取齊整不顧長短世間視空中之電

東坡先生文集載叔黨

風賦云求彷彿而過耳視空中之飛電又東坡先生

不容可復顧邪

與莫刪定

字謙仲

十帖

某父欲至崑山

九域志曰秀州有崑山吳地記曰華亭谷水東西二里有崑山陸氏

一笑之適不可喻度也不宣

省書知尚未亨復何故易復卦云復亨出入無疾

復來辛如

晦為廟堂宣力

莊子曰楚有龜死三千歲年而不

能為左右出一言

注見五卷常復何道然文仲回

向佛祖已造三昧

大乘金剛般若經若繼一切前漢書

曰吏在位一百石以上一切秩滿如真顏師古注

取齊整不顧長短世間視空中之電

東坡先生文集載叔黨

風賦云求彷彿而過耳視空中之飛電又東坡先生

不容可復顧邪

與莫刪定

字謙仲

十帖

某久欲至崑山

九域志曰秀州有崑山吳地記曰華亭谷水東西二里有崑山陸氏

之祖葬於此因機雲皆負辭學時人以王出崑崗因而名之吳郡圖經云崑山在本縣西北或曰華亭蓋割崑山之境以縣華亭故也晉陸機與其弟雲以文為世所貴時人比之為崑崗出王故此山得**不免觸熱一行**杜工部集送高三十五書記詩云借問今何官觸熱向武威

留三日乘潮入雲間地名屬秀之華亭晉史陸雲稱雲間陸士龍即此地也

繫舟西樓下先生文集載寄題莫謙仲西樓詩云上崢嶸兩爭雄暮捲珠簾雨夜鎮犀帷風吾公安在哉云中指青紅俯視大千界一器蚋滿中巢蚊

幸有餘國蝸遂相攻湛湛天一碧萬一快洞心駭里磨青銅不落牛背上悠然送飛鴻

目之觀注見一卷與公晤語一夕而後別但大暑張右丞帖

中款門韓文公集游青龍寺贈崔補有禴襪之嫌

詩云平生三

藝文類聚及初學記載晉程曉伏日詩云平生三伏時道路無行車閉門避暑卧出入不相過今世能襪子禴熱到人家主人聞客來暫蹙蹙奈此何搖扇臂中癩流汗正滂沱傳戒諸高明熱行宜見歌集韻曰禴襪侍公知照相處於形骸之外莊子云不曉事之名

我遊於形骸之內而子索固無嫌也

越國逝去先生文集載秦國夫人正氏墓誌云故相大宰華原王鄭公之夫人封越國又

與鄭大資帖云共惟越國太夫人故左相岐公之

女太宰華原王之配今資政殿大學士之母子孫

簪笏滿門內外姻族位將相登侍從者亦不可勝

致一奠門墻在望一葦而航詩河廣篇云誰謂河廣一葦航之注云航

渡也誰謂河水廣歟可至也顧以觸熱造門襍

之嘲不可解也前漢書楊雄作解嘲遂解而西史記項羽本紀曰項王引

兵解而東歸漢欲西歸第有悵惘

松江對月吳郡圖經松江出太湖入于海鄴善良云松江自湖東北逕七十里江水分流

謂之三江口庾仲初揚都賦云太湖東注為松江下七十里有水口分流東北入海為婁江東南入

海為東江與松江而三此非禹貢之三江也松江一名笠澤云固已技癢頽氏家訓云應

劭風俗通云太史公記高漸離變名姓為人庸保匿作於宋子父之作苦聞其家堂上有客擊筑技

癢不能無出言案伎癢者懷又伎而腹癢也是以潘岳射雉賦亦云徒心煩耳伎癢今史記並作俳

徊或作傍徨不能無出言是為薄俗傳寫誤也但老人無疾恙當馳小舟

一追躅與子成二老來往亦風流杜工部集寄贊上人詩云徘徊虎穴士面勢龍

亦風頭渠荆具茶茗逕路通林丘與子成二老來往

去冬余即持書來乃公秋初所遺既逾時矣長至

後莫橫山過荆谿少駐歸路入郭又領問餽而不

獲拜使者之辱度歲日具崑山之舟謂當馳一介

上狀又不果行度已在譴訶之域久矣即日初暑

共惟體力勝常厚意久不報後漢馬異傳使三黃

帛詔曰倉卒蕪蕪亭豆粥薄沈如負背芒注見五

河麥飯厚意久不報異頓首謝卷莊右

司帖今以書屬德父致謝又未知幾日登几案也

○比得資殿書言高郎逝去想極悲惱謙仲以孝

友為一時標表送往事君固無餘恨而破甑後漢史郭

林宗傳孟敏客居太原荷甑墮地不顧而去林宗見而問其意對曰甑已破矣視之何益林宗以此

異之弊帚文選魏文帝論尚復置戚戚於胷中耶所

冀厚自持以慰存歿之望東坡先生在黃州日上文路公書云使破甑弊

帚後增九鼎之重

謙仰天下之奇才而與世俗嗜好酸鹹不相入唐

文公集酬盧四兄雲夫院長望秋作云遂獨立一

世為高人勝士比過隱居少鄉下同產之親弟妹

甥姪連牆接閉如處一室哀樂同休感緩急共有

無絲淚而間貴為天子猶有尺布斗粟之謠前漢史淮

南厲王死有民作歌歌淮南王曰一尺布尚可縫一斗粟尚可舂兄弟二人不相容文帝聞之曰天

下以我貪淮南地耶乃立而布衣之行如此他日

必有鄉大夫表其閭以為厲世之規前漢史梅福傳曰故以祿

束帛者天下之底石高祖所以厲世磨鈍也

舟次吳門作一紙附趙令所假兩夫欲遣而失所

在遂屬余郎傳送海鹽致之今已徹省覽否伏蒙

誨存發函三復喜聞大暑尊履勝健某數竒不偶

注見六卷吉帖伐樹削迹南華真經曰孔子問子桑

宋削迹於衛窮於商周圖於陳蔡之間為世陳人

吾犯數患交親益疏徒友益散何歟獨謙仲以聲氣相求易乾卦同聲相應同氣相求

存炤如一日也繫舟舍下治具浹辰無葍炊前漢

信傳信徙下鄉南昌亭長食亭長妻苦之迺厭王

晨炊葍食張晏注曰未起而淋葍中食也

孫之意注見三卷宮自視歛然孟子曰附之以韓

欲然則過人遠矣蒙德如此愧謝不知所之也

某欲營一舟但時作此想而已比蒙貸金市木遂

推輪於此文選大推輪為大輅之始大輅寧有於推輪趙船遣報復出

緩頰又將合浮圖之尖也感哉如何可言某謹如

所教復遣孫保者聽使令更望一言屬充父擇副

所乏者橐金前漢史陸賈傳出所使越橐中裝賣千金分其子各二百金不敢

復輟只為投買若干為錢若干判押入案少待旬

月遣舟納直付所償之木可謂終始大賜也

崑山致茶餉書言謙仲屬疾方愈便欲遣問忽見

徂暑毛詩四月篇云四月維夏六月徂暑注哀慵

抵此只自責也連雨遂涼伏想尊體萬福某暑退

欲詣吳門乘青龍潮趨高隱又復不果先馳一介
上狀不宣

春夏之交鄉縣嘗禱旱矣既得雨旋謁時抵秋復
早已而大澍連數夕下田遂厭雨矣所望開霽旬

日藝麥獲稻庶兩獲也吾曹欲安於田里前漢史
循吏傳

序曰民庶所以安其田里而無
歎息愁恨之聲者政平訟理也須田夫野婦共此

一飽乃可莫枕聞雲間華亭地
前亦得歲想見拄笏

西樓之上也拄笏注見二卷楊樞密帖西
樓謙仲所居之樓也詳見前

與紹興倅一姪剛定字大雅
一帖

向來營從歸次鄉孫兩辱顧存前漢史淮陽王欽
傳曰乃幸左顧存

恤晤語連日毛詩東門之池
篇曰可與晤語喜過所望一別歲餘

意謂馬首已南矣春秋左氏傳曰苟偃
令曰惟余馬首是瞻專介遺書

審聞按田四明注見楊樞密帖復還永嘉永嘉志曰本
朝分天下為

十九路以温州隸
兩浙東路治永嘉衝涉之餘寢飯宜適某
行年七

十多病早衰不自意抵此前漢史尚祖紀云不自
意先入關又吳王傳云

不自燈下猶能讀書筋力亦只如故恐尚見吾姪

昂霄一鳴也淳于髡說齊王以隱曰國中
有大鳥

鳥何也王曰此鳥不飛則已一
飛冲天不鳴則已一鳴驚人温台道中山水佳

絕永嘉志曰樂請縣鴈蕩山在山門鄉芙蓉村
域書阿羅漢諾詎羅居震旦東南大海際鴈蕩山
龍秋太平興國改元有僧全了遊荆南王泉山遇
西天三國僧言永嘉有諾詎羅尊者道場數適當
與師宜往訪焉力成茲事了問其略答曰地以花
名山以鳥名中有龍湫宴坐此尊者棲錫之地也
越明年丁丑至山下問其村曰芙蓉山曰鴈蕩了
因感悟入山結廬以居曰芙蓉庵又芟荆棘荆深
大其阻增翔庵宇今古塔能仁等寺皆其故基至
巳卯歲僧行亮又深入是山居之以相了今靈岩
寺安禪谷是也天聖九年辛未又有僧文古者居
山之東蓋鴈山之東屬焉曰碧霄庵今靈峯院是
也後復蓋置梵刹至一十有八而鴈山之奇巖怪
岫搜抉幾盡矣自鴈山既顯而乘輅把麾有事東
南者往往狂道將焉形於篇什不可勝紀浙東之
佳山水惟永嘉嘉來嘉之佳山水惟鴈蕩云又按仙
經稱桐柏山金庭宮一名天台山高萬八千丈其

山八百里四面視之如一金庭不死之鄉在桐柏
之中方圓四十里上有黃雲覆之經用水南行有
洞交會從中過待行四十里則得也樹則蘇珩琳
碧泉則石髓金精其山盡五色金也名山略記曰
天台是衆聖所降葛仙翁山也時以齊州靈崑荆
州王泉潤州栖霞台州國清為四絕見九域志
想已紀述如已就編次他日寄錄一本幸甚
載送刪定姪倅越序曰刪定大雅姪余愛其詩語
最工迺來作箋啓他文亦稱是此赴會稽別乘携
文過別辭句溫麗不類舊常大抵能道意之所欲
言而無艱難辛苦之態音拍華暢自中律呂蓋進
于技矣先生帖中稱按田一畫卷作六言二章繼
四明永嘉蓋倅越時也
和向伯恭之後
海上神鰲負出天邊靈鷲飛來○水邊兩鵝語時
山下牛鳴地蒼梧翠竹森然長與閑雲卧起○

薈林居士向子誣字伯恭米元章五詩亦跋數語
先生文集有薈林銘存焉
於紙尾文集不載但老來筆力衰減注見同卷無以副
吾姪喜事好奇之意耳

與常州趙倅

字倅甫

二帖

某自接英游

前漢書枚乘傳日與英俊並游

十六七年及是始獲

奉周旋

春秋左氏傳日奉以周旋不敢失墜

而以帝胄天枝之貴

唐杜

甫贈李判官詩云宗枝神堯後

謙恭好禮賢稱一時可嘆可慕也

即日恭惟尊履勝常某昨日理舟

唐杜甫集水會度詩云篙師暗

棹

前漢書高帝紀日避明固宛城三匝顏師

變為去聲音丈二反漢書諸言避某事者義皆類此史記避字作遜亦緩之義也

遜音黎已次

舍下

前漢書吳王傳日治次舍須大王顏師古注日次舍止息之處又杜甫集絕句云舍下筍

穿雖去違門牆而附託餘比在幩幪之中也

揚子法言

吾子篇日震風凌雨然後知夏屋之為幩幪也注日幩幪蓋覆也

蒙輟遣齋艦携兒婦六七輩以俱道途所次

前漢史陳

勝傳日令廣之次所顏師古注日廣所次舍處也

風雨之夕皆獲奠枕

揚子法言

寡見篇日奠枕于京注日安枕而區區愧佩如何

區區愧佩如何

可言

與孫節推

五帖

乖離契闊詩擊鼓篇曰死生契闊又東坡先生垂

二十年始獲一見寒温粗接又復舍去無復異時

注見五卷湖劇談拊掌之樂前漢史楊稚傳曰口

守趙中大帖念之惘然杜工部集陪口使君登慧高秋

寢興勝否某久不踏城市韓文公集病中贈張十

既至則老罷音疲不任造請前漢書張湯傳曰造請

也詣也請謁問少留則有轅釜之憂注見六卷台

故常勿勿湘素記曰顏氏家訓云世中書翰多稱

忽忽之殘缺耳按許慎說文勿者州里所建之旗

也象其柄有三旂雜帛幅半異所以趨民故忽遽

者稱爲勿勿故杜樊川詩云浮生長勿勿兒小且

鳴鳴宋景文公云軍中勿勿所慮百端皆此義也

不償所望念欲從公接慇懃之懃前漢書司馬遷

酒接慇懃固未可以喻度也傳曰未嘗啣盃

某向來上冢後漢史韓稜遷南陽過郡小留欲事

造請見前屬舍弟具湯餅湘素記曰煮餅其米舊

鳩加煮餅世說載何平叔美姿容面至白魏文帝

疑其傳粉夏月令食湯餅汗出以巾拭之轉皎白

也又梁吳均稱餅德曰湯餅爲最又荆楚歲時記

云六月伏日並作湯餅名爲辟惡又齊高帝好食

水引餅又唐書王皇后傳云獨不念阿忠脫紫半

臂易斗麪爲生日湯餅耶倦游錄乃謂今人呼煮

麪爲湯餅誤矣余謂凡以麪爲食具者皆謂之餅

故火燒而食者呼燒餅水淪而食者呼爲湯餅籠

蒸而食者謂之蒸餅而
饅頭謂之籠餅宜矣
斲還方議迴舟徧詣姻族

一望光塵注見三卷已具裝而李氏女子得疾不

可治注見七卷鄭大資帖又祭女二孺人文云與

天乎何辜不畀汝壽秋中黃林卜地先生文集載

一夕遇疾奄忽不救秋中黃林卜地黃林先墓記

曰魯祖葬武進縣懷德南鄉黃林之後奢又云自

五世父祖至井祖諸父諸母亡弟縣丞亡女安人

凡十八位云又祭女二孺人文先墓又欲省妻母

之喪先生文集載龍閣童公諱字子上墓誌云公

今配大碩人四子男曰堯曰未敢與州郡相聞而

荷曰萊女嫁晉陵縣某云未敢與州郡相聞而

關者前漢書敘傳曰關尹之器顏師古注曰謂宦

戶者馳告僅留兩夕客至相屬不克造門歸見爵

里魏志夏侯淵傳曰文旁賓客百餘人人三復悵

然又重以不報之責為負區區愧謝尚冀面陳

傳聞有閨門之變東坡先生與錢濟明帖恩義至

重追慟奈何然伉儷左氏傳曰施氏之婦已不能

武子見其文曰未知文生於情情生於文見此使

者存沒皆可以無恨所冀有以自廣勿戚戚於既

內簡及所錄

十一

往

伏承太夫人前漢史高帝紀曰列侯妻稱夫人列侯死子復為列侯乃得稱大夫夫人子

不為列侯亦不得稱偶屬微恙奄棄壽祿後漢趙岐傳云自慮奄忽共惟

至孝節推昆仲爾雅曰弟足也弟音昆不虞左傳曰不虞君之患吾也

大變遽失母慈肝肺摧折慟絕忘生孝思柰何某

屬有行役不即馳赴朝夕詣喪次奉慰不宣

太夫人考終尚書洪範云凡五福五曰考終命孔安國注曰各成其短長之命以自

不贊禮曰人十九曰耄雖有罪不加刑說文曰老考也七十曰耆八十曰耄九十

曰坐閱五世殆是仙聖中來非生死之流也東坡先生

與范元長帖曰豈世間混混生之流哉世之君子稱孤於童卯中孟子

勿而無曰孤毛詩者往往前漢史井泉賦曰送南田篇曰總角卯兮

顏師古往之送古往字往皆是昆仲白首罹此大

故孟子曰今也不幸至於大故創鉅痛深禮記三年問曰創鉅者其日久痛甚者其

愈懼不克任喪制自五十至六七十皆著於經禮

五十居喪不致毀又曰送喪不散麻始衰不備又

喪雖衰麻在身飲酒食肉處於終身之慕孟子大

慕父固不在號天拍地之間所冀抑哀從禮幸甚

李學士註孫尚書內簡尺牘卷之八

四月二十日校

國